

為上一代清糞便

強迫症是個有趣的心理病，病人會產生各種奇形怪狀的行為，重複又重複，不停洗手，不停收集物件，不停購物。甚至厭食，暴食，都可以算是一種強迫症狀。

大多數強迫症狀都是病人個人行為，即使給病人帶來諸多不方便，甚至危害身體，但是與人無怨尤。我見過一個女士，她的強迫症狀是不能按鈕沖廁所，甚至不能進廁所，大小便只有用痰盂解決。問題是，誰去清潔這些糞便？

女士有五個女兒，她們就輪流為母親倒屎尿。

母親有個很悲壯的過去，她在大陸農村成長，婚後與丈夫一起偷渡游泳來港，兩人歷盡辛酸，成功地建立他們的家庭事業，一個香港上一代人的典型成功故事！然後丈夫另有新歡，回家的時候不多，即使回家，夫婦之間一見面便吵架，勢不兩立。

說起她的故事，女士喋喋不休。大半生的滄桑，一宗宗舊事，轟轟烈烈，絲毫不模糊地展現在我們眼前。五個女兒聽著，眼中閃著淚光，這故事她們已經聽過無數次，但是每次都讓她們情緒牽動，她們全部都是聽著這個故事長大的。

比較起來，女兒們的故事是那麼慘淡無光，大女兒已經三十多歲，尚未成家。除了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家就是伴著母親，忠心耿耿地為母親賣力。二女兒已經結婚，還有一個小女兒，她家就住在附近，全家人每天都回母親家去吃飯。三女兒大學剛畢業，有個要好的男友，母親埋怨她女生外向，其實她十分內疚，盡力把男友往家裡拉，但是男友是家中獨子，將來一但結合，兩家人中更是不知如何取捨。兩個小妹，仍在讀大學。五個女兒，只有一個成功離家，其實也走得不遠，一家人就是那樣被千絲萬縷網綁成一連串。

上一代的糞便，就是那樣莫名其妙地，全部交由下一代去清理。

我見過很多強悍的母親，她們都有一段坎坷，一段感人的奮鬥，她們也往往都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忠心女兒，為她們張羅。

我認識另一個母親，不，應該是一個祖母，她也是在大陸的農村長大，嫁入重男輕女的夫家，受盡折磨，最後忍無可忍，帶著小女兒逃到香港。迫於生活，她在香港改嫁，新丈夫家中已有妻兒，她不但要忍受各種煎磨和奚落，連小女兒也要處處受制於人。

母親氣直理壯地說：「我告訴女兒，不許哭鬧，寄人籬下，就得忍讓，由得他們欺負！捱到底，就會捱出頭來！」

她真的捱到第二任丈夫去世，由她接管家業，從此呼風喚雨；但是，她的女兒長大後，卻是同樣數度婚姻不幸，總是戀上不該愛的男人，對母親則是愛恨交加，難分難解。連自己的女兒，也是無法振作，呆在家中不出門。三代女性糾纏在一塊，在她們生活最豐盛的時候，情感上卻完全無法動彈。

過去數十年間，我國有很多忍辱負重的女性，她們堅強，滿是鬥志，每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故事，歷盡艱辛，沒有她們過不了的火焰山。奇怪的是，她們一直伴在身邊的女

兒，卻往往身不由己，情緒十分脆弱。好像母親越有能力，女兒就越無能，母親越是刀鎗不入，女兒就越會遍體鱗傷；或許是基於母親一味只顧往前，她身上的負能量都跑到女兒身上去了。母女情意結，是十分複雜的一回事，女兒是母親的守護神，母親的貼身棉襖，雖然表面看來，她們總是為母親添亂，骨子裡卻是與母親互補，不離不棄。

我有一個青年病人，是劍橋的大學生，成績也不錯，但是她無心向學，只想回家與母親相守。這少女滿腦子茫然，完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。劍橋是一座豐富的學術搖籃，身處其中，她卻只感到迷失，唯有在母親身旁才覺得踏實。母親也是一個女強人，無論夫妻關係有多疏離，她都保持正面態度，完全否定自己的感受，只顧在事業上出人頭地。女兒一方面依賴她，一方面卻非要迫著她面對婚姻的落寞，不停挑引她的傷疤。

母親說：「誰的婚姻沒有問題？我們都習慣了，沒有什麼要求，你把書唸好就成！」

女兒卻說：「如果你什麼都說沒事，全部否認自己的真正感覺，那麼，我也不可能追求自己的真實意願！」

原來女兒也是母親的廢物站，裝滿了母親拋出的廢氣，騰不出自己的空間。

我們都知道做人要積極，要正面，但是人不是機器，不可能沒有困擾，有時會消沉，甚至軟弱。這些逞強的母親，也許只是一種外表，也許她們害怕一旦面對自己的悲哀，人就會崩潰，只有奮勇直前，永不言敗。像那偷泳來港的母親說：「人在水中，又冷又累，但是不能不死撐下去，一放手，人就死定了。」

但是這種蠻勁，會令人變得無情，麻木，讓身邊的人為她恐慌，卻又無能為力。而女兒，最容易就擔當了這個角色。很多如此被母親情緒牽制的女兒，往往用盡氣力打擊母親，要令她示弱，結果母女不是勢不兩立，就是不分彼此，兩者都是不能分體的現象。

上一代的社會狀態動盪，生存不易，很多父母都有一段滄桑史，他們身上發揮著一股不屈不撓的幹勁。但是太過強硬的母親，卻往往讓兒女情緒壓抑，成為上一代的附屬。當然，他們誰也沒有故意這樣做，一切關係模式都是潛移默化，一種潛意識所造成的結果。這裡說的是母女，因為女兒對母親有一種微妙的依附，一種無法擺脫的忠心，讓她們不離不捨，卻又忍受不了。

太強不成，太弱又不成，母親究竟要怎樣才能讓兒女安心？

如果真有模範母親，我相信她一方面有驚人的生命力，不屈不撓，卻不是終日把自己的身歷百戰掛在口上。她同時接受自己懦弱的一面，在孩子面前不強顏裝笑，或修飾自己的悲哀。笑時笑，哭時哭，她有戰場上的英姿，也有小女人的柔弱，即使一生的不幸讓她感到心痛，卻沒有內傷，不會發出苦澀的味道。孩子在她身旁，只感到一種無憂無慮的安全，不必背起上一代的包袱，有足夠空間發展自己的故事。

世上真有如此不受人間煙火污染的母親嗎？也許沒有，孩子要長大，就是接受世上沒有十全十美的父母，才可以自己上路。只是大部分離不開家的孩子，都是無法明白這個簡單的道理，甚至窮一生的精力去改造父母。